

我有所念人

明开夜合 著

我念之人
我所念之人
是我的执着
我的孤勇
我的奋不顾身
是我的挚爱
我的余生



我有所念人

明开夜合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有所念人 / 明开夜合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594-3560-6

I . ①我… II . ①明…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4483 号

我有所念人

明开夜合 著

责任编辑 张倩 王青

特约编辑 黄山 赵婷婷

装帧设计 黄芸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560-6

定 价 3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铁绀色	004
第二章 与君初相识	019
第三章 孤岛	048
第四章 玻璃之壁	063
第五章 胭脂红	083
第六章 合流	092
第七章 近与远	108
第八章 夜深深处	134
第九章 亨伯特	151
第十章 夜色归途	169



目 录

第十一章	梦魇	179
第十二章	我爱你，再见	197
第十三章	放逐	212
第十四章	南方姑娘	228
第十五章	水洗蓝	246
第十六章	终夏	270
第十七章	我有所念人	292
番外	锦时	305
后 记		313

楔子



三月，倒春寒。

败絮似的黑云压着地平线，下了几场雨，天光暗沉，像是弥留之人混浊的眼珠瞥向人间的最后一眼。

姜词穿一身齐踝的黑色绒裙，向前来吊唁之人一一鞠躬，面无表情地听着一句又一句的“节哀顺变”。

梁景行撑着伞站在雨中，静静凝视许久，终于提步上前。他轻握住姜词苍白的手，顿时一惊——她的手指冷如冻石，已全然不似活物。

千言万语立时堵在喉咙口，他嘴唇微张，道：“节哀顺变。”

少女垂眸，轻鞠上一躬，脸上神情毫无变化。

梁景行进门，在姜词父亲的遗照前放下一束白菊。偌大的灵堂安静而压抑，有人压低了声音凑拢交谈。梁景行听得几句，颇觉刺耳，不由得将目光投向门口。

姜词仍站在那里，身形单薄，像道浅淡墨痕，随时会消失于灰白天光之间。

一周之后，听说丧事已全部处理停当，梁景行总无端想到追悼会那日的姜词，到底放心不下，寻了空当前去姜宅拜访。

别墅已被查封，真皮沙发、花梨木家具、摆满古玩的博古架等全贴着封条。姜词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红色塑料凳子——廉价露天摊上常见的那种，又从立在墙根下的纸箱里掏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梁景行：“屋里没热水了，见谅。”她双颊泛着不自然的潮红，唇上起了一层死皮。

梁景行接过水瓶，轻轻搁在塑料凳上，低头看向她：“你生病了？”

姜词摇了摇头，别过头轻咳一声：“梁先生，请坐。”

“没事。”梁景行四下望了望，颇觉局促，想起此行目的，开口道，“姜小姐，我与令尊曾是故交，若你有为难之处，我愿尽绵薄之力。”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

姜词接来看了一眼，低声道了句谢，塞入大衣口袋。

梁景行看着她：“恕我直言，令尊是否还留下什么财产……”

姜词抬起头，藏蓝色的大衣衬得她乌目沉沉，瞳孔好似两粒无机质的玻璃珠子，齐腰长的黑色头发垂下，眉目疏淡，整个人自内向外透着冷：“不剩什么了。”

四面的落地窗外雨声潇潇，雨水沿着玻璃缓缓滑落。

梁景行目光低垂，扫见一旁的茶几上放着厚厚的一沓文件，想来律师已经来过。他心里陡然一阵烦闷，低声问：“我能不能抽支烟？”

姜词点了点头。

梁景行掏出一支烟点燃，走到窗前，将窗户打开一线。雨丝纷乱交织，使原本泾渭分明的天地变得混沌。许久之后，他手指一动，长长的一截烟灰顿时跌落，被窗口骤然灌进来的料峭春风吹成飞灰。

“姜小姐……”梁景行看着姜词，向前一步，“我曾向令尊借过一笔钱，今日过来实则为了还债。”

姜词睫毛轻轻颤了颤，嘴唇抿成刀刃似的一线。这是进屋以来，梁景行第一次见她的表情起了变化。然而她什么也没说，只轻轻“哦”了一声。

梁景行掏出支票簿，填上十万的金额，递给姜词。

姜词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身体在微微发抖，好似方才缀在他指间香烟上的那截烟灰，时刻会随风散去。过了许久，她轻咬了一下嘴唇说：“人走茶凉，梁先生，你愿意过来，我很感激。”

“那就拿着吧。”

姜词沉默了许久，终于缓缓伸出手，接过支票。

梁景行又问：“你还有什么亲戚吗？”

姜词犹豫了一下：“有。”

待了片刻，梁景行告辞。姜词将他送到门口，又礼貌地道了声谢。

梁景行撑开雨伞：“不用客气。”他走出数米，又回头望了一眼。姜词仍站在原地，墨色发丝被风吹起，轻拂在她苍白的脸上，漆黑的双目好像泛起了一点微光，细看又似乎只是错觉。

梁景行收回目光，转身走了。

第一章 铁紺色



梁景行在学校教学和姐姐公司新开张筹备之间连轴转，忙得脚不沾地，抽空还得去一趟语言班，替闯了祸的外甥陈觉非收拾烂摊子。

梁景行上午办完执照，开车去公司盯了一下装修进度，没吃上一口热饭，又马不停蹄赶去语言班。

办公室在二楼，陈觉非正吊儿郎当地坐在办公桌前，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画室老师搁在桌上的一盆绿植的叶子。一看见梁景行露面，他立马从凳子上弹起来，凑上前亲热地喊了声“舅舅”。

梁景行将他的脸挡开：“回去坐好。”

陈觉非笑嘻嘻地坐回去，问：“吃饭了没？”

梁景行不接他这茬：“你们老师呢？”

“吃饭去了。”陈觉非坐不住，双手撑在凳子上，牛皮糖似的扭来扭去。梁景行朝他的小腿轻踢了一脚：“你这回又干了什么好事？”

“嘿！”陈觉非露出两排白牙，“我这回冤枉死了。”陈觉非坐端正，看着梁景行，“我们语言班上有个女生，跟我一个学校的，不同系。她长得挺好看的，我一直想跟她交个朋友，找她搭了几次讪，她都不理。昨天我把她堵在路上，可她脸臭得好像我杀了她全家，瞪了我一

眼，绕道走了。我说了几句气话，冲上去抓了一把她的马尾，她竟然反手扇了我一巴掌——不信你看，现在还有掌印。”陈觉非将脸凑上前，被梁景行嫌弃地推开了。

“然后……这女生不知道抽什么风，回去就把头发剃了。第二天来，她顶一个锃光瓦亮的大光头，就去找老师控诉……”

“控诉什么？”

陈觉非撇了撇嘴：“她说我霸凌她。”

梁景行看他一眼：“你对她说什么气话了？”

陈觉非支支吾吾。

梁景行轻哼一声：“我看你是一点也不冤枉。”

陈觉非哀号：“我不就对她说了几句不好听的吗，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

梁景行正要教训两句，语言班的钱老师推门进来。梁景行与钱老师寒暄几句，便切入正题。

这语言班是私人运营的，只要交钱，谁都能上，大学学生和社会人士都有，是以老师基本不会干涉学生之间的事。

钱老师苦笑道：“梁先生，我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对方特别轴，非要讨个说法，我要不从，她肯定要吵得咱们整个班不得安宁。我们开班也是赚个辛苦钱……”

梁景行说：“我明白，道歉是应该的。”

钱老师点头道：“她人快来了，你们稍等。”

陈觉非眨了眨眼，凑到梁景行耳边：“舅，你真打算让我道歉？”

梁景行不为所动：“骚扰别人的时候怎么没想想后果？”

三人等了一会儿，办公室门被推开，一个女生走了进来。她深深地埋着头，只留给大家一个光溜溜的头顶。

梁景行推了陈觉非一把：“过去道歉。”

陈觉非不情不愿地走上前去，嘟囔了一句。

梁景行脸色一沉：“大点声。”

陈觉非知道自己这位舅舅真发起火来比任何人都恐怖，不敢捋虎须，乖乖大声说道：“对不起。”

女生微耷拉着的肩膀这才挺起来一点，她缓缓抬起头，冷冷的目光落在陈觉非的脸上：“我接受道歉，但我不原谅你。”乌沉沉的一双眼睛不带丝毫情绪，好似两粒玻璃珠子。

梁景行顿时一怔，盯着对方看了数秒，终于确信眼前这个把头发剃得只剩下青色头皮的女生，就是睽违许久的姜词。

姜词也看到了梁景行，嘴唇微张，可最终没有出声，不动声色地移开了目光。

事情解决得波澜不惊，梁景行领着陈觉非走出办公室，而跟在后面的姜词被钱老师喊住：“姜词，你等等，我跟你讲两句话。”

梁景行脚步微微一顿，没有回头。

到了楼梯口，梁景行突然停下脚步：“陈觉非，你自己滚去吃饭。”

陈觉非仰头看他：“那你去哪儿？”

“我还有事。”

“还有什么事？”陈觉非盯着他，“舅，你该不会打算回去给那女生赔精神损失费吧？我跟你讲，她这人压根不像外表看起来这么柔柔弱弱。她除了在这儿上语言班，还一直跟着一个画家学画画，学费可不低，一年就要上十万，可她爸妈都死了，真不知道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陈觉非。”

陈觉非一愣。

“十几年书读狗身上去了？就学会了随意诋毁他人名声？”梁景行沉眉肃目，一双狭长漆黑的眼睛紧盯着他的脸，目光像结了冰，冷得吓人。

陈觉非到底有所忌惮，立即住了声，往后退一步：“我……我吃饭去了，舅，你去忙你自己的吧。”说完，他拔腿一溜烟儿地跑下楼梯。

等陈觉非的身影消失不见，梁景行转过身，立时一怔。

前方楼梯上，姜词手搭着扶手，静静站着，不知道来了多久，也不知道听到了多少。

梁景行仰头看着她：“好久不见了。”

姜词微微垂下目光：“嗯。”

梁景行不禁打量起她来。

她比三月的时候更显消瘦，整张脸像纸片一般苍白，若不是光头的造型平添了几分滑稽，整个人都往外透着森森病气。

“你……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

“还好。”姜词低头看着脚尖，声音平淡。

“看你精神不大好，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姜词轻摆了一下头，“没怎么休息好而已。”

她从头到脚都透着抗拒深聊的意思，梁景行如何觉察不出，可他不知为何，偏接着追问：“经济上有没有困难？”

姜词手指收拢几分，仍是摇头：“没有。”这次，不再给梁景行开口的机会，她抬起头，率先说道，“梁先生，谢谢你的关心——我还有事，先走了。”

梁景行看了她数秒，点了点头。

姜词垂下目光，从梁景行身侧越过，一步一步走下楼梯。白色宽松的T恤套在她身上，显得她更加瘦削。

梁景行不由得想到第一次见到姜词时的情形。

那时候姜词父亲姜明远的生意正如火烹油，蒸蒸日上。姜明远白手起家，早年卖盒饭，后来卖建材，手里攒了些闲钱，就开始忌讳别人称自己为“暴发户”。对于附庸风雅一事，他造诣颇深，已臻化境，除了收集古玩字画，结交文人骚客，还让姜词拜在了油画大师的门下。对于这一决定，姜明远分外自得，甚至还在姜词生日宴会开始前举办了其处女画作的拍卖会，说是拍卖所得将尽数用以资助有志却贫穷的青年画师。

拍卖会开始之前，姜词款款出场。十五岁的女孩穿一条白色的小礼服，黑色长发盘成一个优雅的髻，微仰着头与人说话时，仿佛天鹅引颈。

最后那幅画以二十三万成交，姜词微笑致谢，整个人透出一种骄傲，却又光华内敛，并不令人生厌。谁也没想到再怎么附庸风雅也脱不了一股子粗鄙之气的姜明远，竟能有这样一个让人啧啧称叹的女儿。

可短短三年，世殊时异，昔日的掌上明珠，落得今日这般田地，不免让人唏嘘。

梁景行点燃一支烟，不顾自己身穿西服，手肘撑在落灰的栏杆上，目光追随着姜词而去，看着她一直穿过马路，走进了对面的树影里。

她这光头造型格外醒目，一路上不少人张望指点，而她微仰着头，像检阅自己疆土的女王，脚步缓慢而又坚定。

恍惚之间，似又见到了十五岁那年的姜词，梁景行眯了眯眼，将烟掐灭，扔进一旁的垃圾桶里。

他想，自己这傻外甥，这回兴许真是当了冤大头。

陈觉非吃了憋，心里终究有些不忿，开始悄悄留意姜词。他跟踪了她半个多月，终于让他抓住了“把柄”。

陈觉非父母平日忙于事业，对他疏于照顾，凡事只会拿钱弥补，对其荒诞行为，多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态度让陈觉非越发骄纵，总想着有人善后，行事更加肆无忌惮。

有钱的公子哥，身边少不了几个狐朋狗友，三五成群一合计，连上天揽月、下洋捉鳖的胆子都生出来了。尤其陈觉非上大学之后，家里更管不住他，趁着周末去趟酒吧寻欢作乐这种事，简直不值一提。

陈觉非是在城东的一家酒吧发现姜词的。

他初时没认出来，只觉得端酒过来的服务员长得十分面善，目光追随而去，琢磨她仰头与酒保谈话时的神情，才发现那人竟是姜词。她戴了顶红棕色的假发，妆化得浓，粗而浓密的假睫毛好似一排苍蝇

腿。

他顿时生出看好戏的心情，唤她过来续单。

姜词面无表情，好像并不认识眼前这人，平平淡淡地问道：“先生还需要什么？”

陈觉非跷起腿，手臂张开搭在沙发椅背上，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你们一般收多少小费？”

“顾客给多少，我们收多少。”

她用词十分微妙，“顾客”，而不是“客人”，这话听来便也不那么让人浮想联翩了。

陈觉非笑了一声，忽将手臂放下来，伸手将面前的黑方往前一推：“喝一杯，我给你一千元小费。”

跟他过来，围坐一旁的其余几个男生立时怪笑连连。

“抱歉，我不喝酒。”

陈觉非斜眼看着她：“是服务员吧？”

姜词没说话。

“服务员，顾名思义，提供服务的人员，凭什么就喝不得了？”

姜词冷脸道：“如果你需要找人陪你喝酒，我帮你喊人过来。”

陈觉非笑了一声：“我今天还非得让你喝不可。”

男生们连声起哄，言语之间已有调笑之意。

陈觉非见姜词神情平淡，丝毫不见怒色，更是好胜心切：“你把你们值班经理叫过来。”

姜词看他一眼，拿着菜单走了。

片刻后，一个满头大汗的胖子跟着姜词过来，到了跟前，未等陈觉非开口，立即连声道歉：“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她就是个普通的服务员，您要找人陪你喝酒，我帮您找，您看行不行？”

陈觉非笑道：“一不要她唱歌，二不要她讲笑话，站这儿……”他伸手点了点台面前方，“就站这儿，把这杯酒喝了，我连她一根汗毛都碰不着，怎么就不普通了？自己心思龌龊，看谁都像西门庆。”

姜词嘴唇紧抿成一线，那双漆黑的眼睛静看着陈觉非。

陈觉非嗤笑一声，耸了耸肩，吆喝着几个朋友开始喝酒，再不看姜词一眼。胖子伸手拉了拉姜词制服的衣袖，低声说：“走吧。”见姜词没动，胖子又拉了一把。

姜词忽然从他手里挣开，从兜里掏出今日刚发的工资，“唰”一下丢在台上：“那我给你一千，你把这酒喝了。”说罢，未等陈觉非回应，她便抄起黑方，朝他身上泼去。

陈觉非从沙发上弹起来，低头朝自己身上看了一眼，棉质的T恤湿了一大片，正滴滴答答往下淌着酒。这一切只发生在数秒之间，其余几人也惊呆了，等反应过来时，姜词已将制服上的胸牌摘下，塞进胖子手里：“曹哥，得罪客人，我引咎辞职。”说罢，她越过胖子，头也不回地朝后面的休息室走去。

胖子擦了擦头上的油汗，急忙哈腰道歉。若换作平时，陈觉非恐怕早就炸了，可这时他竟没有发作，只紧抿着唇，望着姜词消失于灯红酒绿之中。

“觉非？”有一人拍了拍陈觉非的肩膀。

陈觉非没理，忽然提脚踩过一地的酒水，追了上去。

休息室门上了锁，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陈觉非就靠在门边的墙上耐心等着。约莫十分钟后，门“咔嚓”一声打开。

姜词卸了妆，摘了假发，青色的头皮上已冒出些许发楂。她穿一件极为普通的白色T恤，背着一个黑色的包，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一转身看见陈觉非，顿了一下，又接着往前走。

“喂。”

姜词脚步不停。

陈觉非冲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喊你呢，你聋了？”

姜词先是望了他的手一眼，紧接着目光上移，落在他的脸上：“干什么？”

陈觉非抖了抖自己身上湿漉漉的衣服：“就这么算了？”

“不是赔给你了吗？”

陈觉非气极反笑：“让人抓一下马尾就较了头发，方才有个男人在你的大腿上摸了一把，怎么不见你干脆把腿也剃了？”他盯着姜词，“都来这种地方工作了，还装什么贞洁烈女？”未等姜词动作，他率先松开抓住她的手，退后一步，嘴角带着一抹讥讽的笑。

姜词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

“知道你上次是拿我立威，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他忽从兜里掏出手机晃了晃，

“下回最好别落在我手里，不然这里头的照片我一定交给你们系的辅导员。”大学虽不如高中那般管控严格，但校内女生在酒吧打工，若被人揭发出来，少不得也要惹出很多的麻烦。陈觉非相信姜词一定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姜词没说话，只冷冷地看着陈觉非。陈觉非自觉扳回一城，心里总算舒坦了，正要将手机揣回兜里，忽见眼前一晃，手机被人一把夺下。

陈觉非愣了一下，而姜词已拔腿跑了。陈觉非赶紧追上去：“手机还我！”

姜词充耳不闻，从后门跑出酒吧，不要命似的奔向巷子口。她到底是女生，赶不上陈觉非腿长又有体力，眼见就要被追上，忽抬手一丢……

手机啪的一下落在马路上，正好被一辆疾驰而过的小轿车碾过。

陈觉非停下脚步，看着刚换的手机在自己面前粉身碎骨，愣了半晌，带着几分委屈号叫道：“你有病啊！”

姜词也有些愣神，过了片刻似乎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事。

经过这么一遭，陈觉非对姜词彻底服气。他缓缓走上前，瞪着气喘吁吁的姜词：“我可是亲眼看见你在酒吧工作，你是不是干脆把我的眼珠子也抠出来？”

谁知姜词竟真的缓缓抬起头，目光定在他的眼上。

陈觉非脊背发凉，这下彻底服了：“你真是个神经病。”

他追得出了一身汗，衣上的酒还没干，两相混合，贴着皮肤，像糊了胶水一样难受。他也不打算回去找那几个朋友了，在他们面前吃了这么大一个瘪，到底有些丢人。

“手机借我，我打个电话，让人来接我。”

姜词站着不动，只警惕地看着他。

“我不会把你的手机也扔出去，你要不放心，自己帮我打。”说完，他也不管姜词同不同意，自顾自报了一串号码。

姜词沉默片刻，从斜挎的包里掏出手机，拨出号码。

电话响了几声，那端传来一个低沉悦耳的声音，听着有几分熟悉，姜词也没多想，说道：“陈觉非在晚霞路，沃尔玛对面，请过来接他。”

那边静了几秒：“姜小姐？”

姜词一愣，听出来是梁景行：“梁先生。”

“觉非和你在一起？”

“偶然碰到的，他丢了手机。”

陈觉非在一旁听着，瞪大了眼睛，简直没想到姜词能一再刷新他对“厚颜无耻”这词的认知。

梁景行不再多问：“好，你让他在原地等着，我马上过去。”

姜词挂断电话，瞥了陈觉非一眼，干巴巴地说道：“他马上来，让你等着。”说罢她就要走。

陈觉非一把抓住她的背包：“你就这么走了？”

姜词回头看着他。

“衣服我就不说了，手机呢？”

姜词垂眸：“我暂时赔不起。”

她倒是坦诚得很。

陈觉非彻底没了脾气：“不说别的了，你帮我买件上衣不过分吧？”

往前走几步就有夜市，一整条巷子，沿途皆是地摊。陈觉非从小锦衣玉食，一件普通的衣服就没有低于一千块的，何曾穿过这种在他